

## 農思

陳玉峯

### § 免洗米

我們到達廠區登記來客後，換上廠方鞋子，進入簡報室聆聽整套作業程序，之後，被引導進更衣室。戴上半透明、浴帽似的防屑洩軟罩帽，穿上雪白的實驗衣，褲管紮緊綁帶，只差沒戴上氧氣桶、防護罩而已，活似要上太空或進入超級疫區，更且，之前隨身攜帶的手機、刀械、打火機等表列禁制品先已繳了械。

不是要參觀晶圓工廠或什麼無菌室，我們參觀的是精製米的流程，地點是日本埼玉縣的一家「精米工廠」。更有趣的，從頭到尾，各樓層、各作業室的參觀，我們都在廊道上，並無進入真正的廠區，只隔著一層玻璃遙望全套機械作業，一粒米也沒看到。

整個工廠裏裏外外一塵不染。我看見一輛大卡車裝載來自產地的稻穀包，包包密不通風，外附詳細文書資料。卡車進廠後，將稻穀包依機械作業傾倒，自此進入繁複的作業流程。第一道即「玄米精選」與計量，至少得經過 4 部機器，將稻米中混雜的異物清除，包括小石子、特定範圍外的不同比重物、鐵屑，以及電眼檢視的異色物等；接著，進入「精米工程」的先後 3 部機器，除掉稻穀；然後，流進「白米精選工程」的 3 部以上機器，將碎米、異物、異色等顆粒剔除，從而產生所謂精米。

精米復分成兩股，大股製成白米；小股製作「無洗米」（翻譯成免洗米較順口）。產生「免洗米」的流程至少又經過 5 個步驟及機械的運作，白米產品則經 3 部機器與步驟。最後流程即為自動計量、包裝、再檢驗與出廠等作業。

幻燈說明中可知，送出版賣的米包，每一粒米都經過電眼的篩選 2 次以上；此外，另有殘留農藥分析、嚴格品種 DNA 的檢定，以及品味分析。

這家工廠標榜的是「安心、安全、安定的高品質」食米。可以說，

所有過程的精密，相當於子彈製造的水平，而管控的嚴格無懈可擊，令人嘆為觀止。這家公司在全日本有 3 座如此工廠，而我所參觀的這家，佔地 3,349 坪，建築面積 1,686 坪，8 小時可生產 120 噸精米，「免洗米」10 噸。其白米的價格，較之一般市售米高約 5~10 %，「免洗米」當然更高些。

我檢視著「免洗米」的販售品，其米粒的整齊劃一、潔白精緻，除了讚美之外，真的無話可說。茲以某一台灣現今市售的中上品質米包為例，它列出的「白米規格標準」如下：水分 15 %；夾雜物 0.5 %；稻穀 0.1 %；糙米 0.1 %；熱損害率 0.5 %；被害粒 5 %；異型粒 10 %；碎粒 17 %；白粉質粒 22 %。則日本的「免洗米」除了水分以外，其他碎粒等大抵皆近乎 0 %。

某經營餐廳的台灣人來到日本，品嚐各式各樣的日本精質米飯後，她認定「免洗米」最為可口好吃。於是委託食品代理商向該公司申購，然而該公司不願出口，也從未曾有外銷台灣的記錄。最後議定，該公司自工廠運出米包後，完全沒有責任，才答允賣給台灣的訂單。也因此，我恰好有機會來此工廠參觀其作業流程。

其賣出的「免洗米」2 公噸 25 公斤，加上代理商賺取 1 成佣金、報關及運費之後，我計算出台灣客戶買到的價格是每公斤 505 日元，合台幣約 172 元。依市售白米包價格計算，「免洗米」大約是台灣米的 3~5 倍，是台灣有機米的 1.7 倍。

我在日本工廠內提問之一：長期食用此等精美米品的人，其健康有無數據可以比較？廠方的回答是，他們追求讓人安心、安全食用，且講究可口或美味。的確，就食品的徹底安全而言，該工廠讓人無可挑剔，或說完美無缺，我是開了眼界。同行美國人問我台灣有無類似工廠？參觀這樣的工廠有何想法？

台灣沒有此等水準的工廠。日本人以最先進、精密的科技、機械，處理的卻是古老的農產品，十分有趣且此間意義耐人尋味。然而，其稻穀的來源、土地及水源等面向，才是最根本的基礎或問題，該工廠並非生產有機米，而是一般用化肥、農藥的田地米；該工廠賣的不只是一種

商品，也是明治維新以降的一種科學精神與徹底的實踐。他們賣的正是品牌的信心，以及一種傳統藝術或文化。我如此回答，而腦海裏另有錯綜複雜的感受。

我想著台灣，想到這兩年來走訪過的歐洲、美國、泰國、印度與印尼，特別是後兩者與台灣。這次到日本，足跡僅限於東京都、埼玉縣及山梨縣的一小部分，瀏覽的景點或路線如上野的文教區、寺院；日和田山、巾著田公園、高句麗聖天院及神社等；原宿、代代木公園及地球日的攤位；東京灣垃圾灰造陸島的公園及賣店、夢島熱帶植物館；富士山下山中湖區高級別墅園地、河口湖北岸的久保田一竹美術館，清流里及花都公園，鳴沢冰穴、溶岩樹形等，還有，職業賽車手的家及其太太經營的「Garden shed」；於鄉野純日本人住家用餐及聊天，參加有機農場的自製披薩派對，等等。半個月時程不長、不短，我完全沒預設、無計畫，卻也看了不少內涵，且最多的是，日本這個國家「寧靜致遠」的部分。

其實我是帶著 2 月間首勘印尼的資料赴日，在日期間也寫了萬把字。近來我似乎已無國界、對錯、好壞的分別心，世界是多重生活型的重疊、置換與更替，從遙遠的某些端點觀看，每個花花綠綠的斑點、色塊都很美妙，每個幻象都很真實、重要且唯一，且沒有那個是重要的，卻又少不了這組合與流變，此間，農業正是最有趣的古典劇情系列之一。

參觀了食米精品或名牌工廠的 4 天後，我在西武鐵路高麗站附近鄉間漫步，短短的農家住宅一小段路，看見有 3 攤無人看管的迷你菜攤，擺著些許自家種植的馬鈴薯、青蔥、菜葉類、蘿蔔等，一小袋一小袋陳放，旁側置放著投錢箱，每袋價格一百日圓，路人看中意的自投、自取。其中，有一攤較大，桌面上菜籃有隻貓，散步來回個把鐘頭牠都在那兒，狀似貓看店、賣菜或賣貓。這些，徹底是手工與貓腳印走出來的，姑且戲稱為「貓賣店」。

### § 三個人賣兩個榴槤

腦海裡浮現的還有，蘇門答臘省公路，各大小鄉間路旁，簡陋的農

產品賣店，繩吊著歧異的香蕉、榴槤、木瓜……，沒規格、無定價、欠包裝或任何修飾，赤裸裸地，像是從樹下撿回來的，更誇張地，顛頗路面危戰戰的窗口外，一幕影像疾逝而過，有 3 個黝黑的男人蹲在路旁，守候著 2 個榴槤，等著過車客上門。這是「賣店」之一。當時榴槤的市價，1 個合台幣約 20~45 元，端視大小、品質及賣家高興而定。

的確是從樹下撿來的。太多的印尼家庭，在屋旁種些榴槤、香蕉、木瓜、可可...，以一株榴槤大樹為例，年產 5、6 百顆巨大果實，落果期間一天至少有 3~5 顆可撿，光是這株大樹，年收入台幣一、二萬元不是問題，而許多印尼人年花費 5 千元以下。太多印尼人種什麼、吃什麼、賣什麼，貨幣並不抽象，跟以物易物的距離很短。

華裔朋友告訴我，在蘇門答臘，有耳朵以來，沒聽過有人會餓死的。赤道潮濕熱帶地區真的是「擲杖成林」，土地的豐饒、生命的爆炸、生機生計的旺盛，足以令溫帶地區人匪夷所思。

2009 年元月 30 日，我們從棉蘭趨車前往片克罵土（Pancurbatu）看苗圃，另折向紅毛猩猩救護站參觀。之後，南行且海拔挺升，經瑪達山（號稱棉蘭市的陽明山），於午后在秘辣斯塔基（Berastagi）午餐。餐後參觀當地的花卉果菜市場，而該市場區也是觀光地，設有馬車供遊客乘玩。

市場的果蔬根莖五彩繽紛，量多種雜，且就外觀說來，最顯著特徵就是「大」，體積及質量都大，例如芋頭比人頭大、蘿蔔兩倍長、百香果多種與碩大……，其實，農作只是相對於台灣平素所見的驚奇而已，後來，我們進入雨林，包括一片葉子長度超過 3 公尺、一粒殼斗寬度大於 6 公分，許許多多的巨大，非親眼目睹很難置信。而我在前往印尼之前所整理的資料，例如世界上最大的花、最巨大的食蟲植物、最大型的蛾、最長的蛇、體重最重的猴子、最大批的滑翔動物、最小的松鼠、最迷你的蘭花、單位面積最多維管束植物種……，反映更恰當的講法，不只是大，也可以是小，是極值化或「最」字的天堂，熱帶地區是生命現象的極致表現，是最古老與最先進的演化舞台。

如果某物種在歷史舞台上係產自熱帶，則其極值化現象屢見不鮮，

故熱帶性物種表面上易予人偏向極大的印象；然而，歷史舞台脫胎自亞熱帶、溫寒帶的物種，經人為攜入熱帶，則果實等植物體，遺傳因子反而常發揮不足，例如佛手瓜在蘇門答臘所產者果粒變小。無論如何，大、小不是通則，卻是熱帶地區極化，或演化極限化表象的普遍特徵。

熱帶農業得掌握熱帶的本質；我來到印尼的第二天，恰在果菜市場上看到了熱帶的本質，然而，蘇門答臘的農業改良、技術或工具等，大約落後於台灣 30~50 年，遑論相較於日本。然而，我不認為農技等，是印尼最需要或最重要得尋求改變、改良的項目之一，而毋寧是如何瞭解暨實踐自己的本質與特色；甚至於，我一點也不認為引進日本的精緻製米會是印尼的好事！事情遠比表象複雜得多，也單純得多。

另一方面考量。日本農業的可貴，並不在於擁有「免洗米」的工廠、技術與機器，而在於擁有最先進的技術之外，同時保有數百年前老祖宗的生活型，那一包一百日幣的菜蔬，從耕種、生產、買賣的「自動」化等等流程，彰顯或對映出印尼人現今最最欠缺的內在自信與文化深度。台灣人也好不了多少。當然，如此說法必然帶著某部分的偏見。

印尼人現今「拚經濟」、「毀根元」的行徑（幹掉原始森林，一窩蜂追逐金錢的中毒現象），依我觀察，殆因蘇哈托總統主政 32 年，受制於美國資本主義，揚棄傳統農業本質，改宗唯物、拜物的價值觀使然！而引進工技文明機械通常不會預估對總體社會的影響，人們也都迷信科學中立的神話。17 世紀以降，瓦解東方主體性的並非「船堅利砲」，而是基督宗教、民主制度、資本主義、唯物思想、工技理性等等一體多面的價值系統及生活型式。但這龐大人文侵略的反思，現今已蕩然不存！

2007 年 10 月 4 日有份媒體的報導很有趣，說印尼平均每人每年吃掉雞肉僅 3.8 公斤（馬來西亞人 23 公斤）、吃魚 26 公斤（日本人 60 公斤），水果、蔬菜、稻米等等，印尼人均敬陪末座，更低於聯合國農糧組織建議的水準。接著，該報導說，印尼的白胡椒產量全球第一、油棕油第二（註：今為第一）、稻米第三、天然橡膠第二、穀類第六、咖啡第四、人造橡膠第二、可可第三云云，從而下達印尼「有潛力成為全球熱帶農產品之重要供應國」。我不知道這是什麼邏輯：印尼人吃最少，

生產得多，因此可供應全球？窮人束緊褲帶，將大量農產品供應給其他國家？只為賺取外匯？或做慈善事業？凡此姑且不論，我一趟印尼實勘之後，質疑這些數據的真實程度或意義。

印尼豐饒大地快速的生產力，有甚龐大的物質循環網根本沒進入所謂的經濟體系或統計數字之中。舉凡政府部門或經濟估算系統無法掌控的部分，我將之稱為「地下經濟」。而一級生產（農林漁牧或土地等自然資源的在地循環系統）當中，很大的比例概屬地下經濟；農家或尋常印尼人自種、自食、初級交易等等的物質消耗屬於地下經濟；日本「貓賣店」、龐多家庭小吃店屬於地下經濟；台灣的夜市、攤販、雄厚的沒有發票的交易悉屬地下經濟。地下經濟最不受全球風暴的影響，也是在地文化主體性的基盤之一；維持、創造、永續經營地下經濟，是一個國家得以穩定的關鍵之一，也是反全球化、抵抗資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基地，更是在地主體文化的活水源頭，而其農業部分，直接涉及人地關係、土地倫理，或說人性及靈性等根本面的最終依據。如果核戰、電子資訊戰、生化戰、全球金融大戰爆發且連鎖反應，世界各國人民得以存活的，端賴地下經濟的雄渾程度。印尼，可以成為全球最後的諾亞方舟之一。

其實，就我所見，印尼人一直在吃，吃取大量主流表象文化及經濟數字看不見的地下經濟。貧窮並不可恥，也不可怕，真正讓人發冷的是，喪失了靈魂與心智主體。我一直思考著在地化的地下經濟及農業，從紐約、維也納、東京、曼谷、孟買、棉蘭到台灣，我看到地下經濟等次文化，其實是任一地區的主體文化，只是無人強調它。

紐約高貴的牛排及龍蝦餐、東京的免洗米、埼玉貓賣的菜、蘇門答臘公路旁三個人賣的兩個榴槤，或者我在陽台自種的小白菜，都很可口，也無法比較。它們都遵循地球生態法則、原理與約束，都很真實、重要、唯一，也不重要。我想看的是，它們底層的結構，以及未來的生機。

## § 在地有機農業

2009年4月15~28日在日本期間，有天下午，我所住宿的有機食品

代理商及餐廳來了兩對男女，據說是某「無上師」的電視台，要來訪問有機商關於「素食」方面的議題。來訪者一遇見了我說：「你臉色紅潤，一定是個素食者！」

我了知素食在整個食物鏈、食物塔、環境相關、人體生理及心理，乃至生態系的意義與交互影響，我認同也贊美素食，然而，碰上陌生人第一句話是如此這般，免不了也會懷疑對方是否是「挾帶偏見的阿諛者」、「素食走火入魔者」，或只是個「隨便說話者」，講話不經大腦。

有機農業、無污染食品當然對人體較好，但有機與素食是兩回事，藉此話頭，我想釐清現今的若干盲點之一。

現今全球各地到處有人從事有機農法，究其實，乃竭心盡力避免受到工業或人為污染的農業生產，某種程度上即回到工業革命之前的農業，卻是善盡現代科學、農學的研究成果，從事各種生產試驗，但面對的都是全球共同的問題，有無乾淨的水與土？有了繁多的各地試驗，接著就是認證問題，而誰來保證、證明你的產品是「有機」？因而五花八門的認證機構、方法或程序、標章各顯神通。然後，進行銷售與市場競爭。

然而，我要問的是，現今全球各地標榜有機農產品的售價，為何是一般相當產品的數倍或較為高昂？售價還是其次，重點是吃食有機商品者往往是越域跨國購買，從生產、包裝、運輸到消費者口中，此等商品對地球的總耗能、總污染多少？總地球成本如何？質能不減，某處得正、某處必負；你有錢，吃盡全球最高昂、最健康的有機食品，自己很好、很健康，卻叫別人、叫地球背負更大的負擔與債務，這叫什麼健康食品？長久以來，已開發的文明國家，其國民平均所消耗的物質與能源，是原始人的三千倍；如今，吃食有機產品者的總耗能、總消費物質，是原始人的六千倍、數萬倍，這是「有機新貴」？扛著生態反生態，叫著健康反健康？

因此，有機農業必須修正為「在地有機農業」，儘可能在地生產、就地消費，盡量維持低耗能、免包裝、非為資本主義行銷下的商品，最

好成為各自特定地區的地下經濟，而非再度淪為消費至上的惡性循環系統。根據生態學原理，一特定地區資源、能源、物質消耗等，當地所生產的比例所佔愈高，愈符合環保與生態保育。有機農業最好具備有機文化，有機文化得符合土地倫理、造福在地，絕非過往「拚經濟」的迷思。事實上，總原則是降低耗能、抵制浪費，如果採行有機農業，生產量是非有機產的一半，則原則上是總消費減低一半，而非價格抬高 2 倍，因而就資本主義、市場經濟效益而言，勢必無法接受，我認為光是尋求技術、產品的有機化，卻無法在價值觀以及生活的節約、儉樸面向改造，則有機行業只是資本主義、掠奪式叢林法則的新闢戰場，只會加深地球生界、環境議題的宿疾，並衍生新困境。

絕大部分現今的環保問題及解決對策，是建立在維持既有消費模式暨文化之上，未曾有本質上的省思暨扭轉。2008 年由次貸風暴所引發的全球性金融海嘯中，原本是個人類釜底抽薪檢討的大好時機，奈何世界各國未曾見有根本處的反思與作為，令人扼腕。佛教淨土宗引發的「心淨而後國土淨」、「國土淨而後心淨」的邏輯、口頭之爭極其無聊、無意義，事實上心淨與國土淨是同一件事，必須同時在根本處落草人間。